

悠者更何论哉。湖南亦自苦人才太乏，无如何也。禹珊此言，亦殊警动。

廿八日。是日出伏。张力臣、黄子寿过谈，言及左季高旧事，因论圣门狂、狷两端为人德之资，而成于狷者为多。即孔门曾子、子思，皆近于狷。孟门乐正子最为杰出，亦狷也。近时曾文正、罗忠节，皆能以学问道德发为事功，而只成就到狷字一路上。近于狂者，其左季高乎？季高自刻印章曰：刚明耐苦，四字自赞却是当得住。程子许邵康节为命世人豪；康节之于程子，亦犹左季高之于曾文正也，固不愧为命世人豪矣。盛展奇自县来见，邀江春木、曾润生、陈国卿、张雨珊、罗伯翼、张鹤臣及展奇晚酌。

149

廿九日。柳树仁自县回。接磐西、经生二信。蔡竹泉、胡道生亦自县至。意城过谈。见杨海琴以鹤寿二字及《瘞鹤铭》残字摹刻端石为砚，贻何子贞拓本，旁系二诗：真侣沈冥石气寒，千秋龙爪字摧残。王陶颜顾纷无定，赖有华阳旧馆坛。前年贻我申耆本，二字摹从完白翁。猿鹤同为无量寿，相期弥勒一龕同。跋言：《瘞鹤铭》或曰王右军书，或曰陶隐居、颜鲁公，或曰顾况书。顾亭林《金石文字记》载有陶隐居《旧馆坛碑》，断为陶书无疑。子贞曾见贻李申耆刻本，其鹤寿二字由邓完白山人摹出，因刻之端溪石，制为砚以贻子贞。子贞自号猿叟也。接子滢江西信，知已于九月初八日抵省，现住章江门关马祠聚福客栈，约一切书信由青石砑全泰盛信局递寄。江西抚部李捷峰，丙午举人。

三十日。接黄石珊信。朱枫樵、胡道生过谈。枫樵一意营私利而已，于事理无所知晓，而举杨子介之言，谓鄙人寓书上林寺，议就寺改建天主堂。杨子介与吾尚有往来，亦能读书，何至为此言？则恐枫樵附会以为之词也。以裴樾岑为黄晓波解说，遂并忘其前怨，代为致辨，而心（歉）〔嫌〕于杨子介之分其馆席，无因

以毁我之言被之杨子介，皆其不明事理之征也。是日热至不可耐。

七月

七月初一日癸酉。意城汇集先世遗诗，仅及三十章，谋刊存之，属为一序。而观其所自叙，与予所言参差，其搜集实由意城，予可以不复叙论矣。因令楷书遗诗，并录存先世志传于前。诗虽少而藏书家亦得据之以为珍玩，则亦足以长存也。祖父鸿渚公得诗一章，叔祖葵臣公得诗二章，本生祖吉皆公稍多，亦不逮二十章，先光禄公十章而已。楷书刊刻，工本稍费，予力尚能任之，令意城精缮见交。其诗已大半选入《沅湘耆旧续集》也。

初二日。接张力臣信，并致蔡竹泉局脩，随以一书报之。朱肯甫学使一意兴复校经堂，提取盐务馀款，经盐商会议，已大半允诺，必可望有成。惟创建堂馆，延聘通儒，两事绝不易。总须异乎今世之为书院学馆，而后为不负此举也。偶检严又陵开示英、法两国学馆课程，摘取其大要，已若浩如烟海，使中土人视之茫然莫知其涯涘。又陵于西学已有窥寻，文笔亦跌宕，其才气横出一世，无甚可意者。劼刚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，而谓其狂态（犹）〔由〕鄙人过为奖（谕）〔誉〕成之。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一辈人，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。

初三日。朱香荪录示刘韞斋自箴云：凡人之有求于我者，皆使我有求于人者也。因人有求而求人之求，而我失为我矣。可不戒（矣）〔乎〕！以为粘诸厅壁，是亦无言之教、省事之方。吾谓韞老居官之地，易以立言。诸所求于鄙人者，大率宗族亲友，惟能以情喻之，而不能以义拒之。此不当一概论也。张力臣缄询校经堂良法，引菁莪之诗曰：既见君子，乐且有仪。有仪即整肃之

义，然须令有乐境，始有深造自得之趣。不〔苦〕〔乐〕则苦而不入，无仪则学而不固。乐且有仪，令人穆然神往于三代盛时学校气象。此段议论亦绝佳。又接上海唐景星、严伯雅二信，景星信六月廿日发，伯雅信六月廿三日发，并在杨瑞堂抵沪后也。夜雨，稍凉。

初四日。袁予文过谈。张雨珊以所开交许岷台票项，转属罗小垣来取。小垣因函论罪言从略四字为不宜，欲易为共证一隅，其意以为一隅之见，亦待人共证其得失也。然罪言二字出于杜牧，由来久远。小垣疑此二字为负气者，非也。是日始检得泰西医书四种，曰《皮肤新论》，曰《内科新说》，曰《妇婴新说》，曰《西药略释》，致之夏洛林，以每相见辄向索泰西医书，而所携归书籍，日久未一能检视，无以应之，诸儿屡病，屡招之不至也。日来英儿患咳嗽痰壅，检取各书送致之以为招。省城医学佳者良不易见，延请尤难。儿辈疾病相乘，为之心瘁。

初五日。张力臣过谈。周长清见示甘肃抄报，五月十二日省城地震两刻之久，由兰州西南以达阶州、秦州、宁州诸县，连及陕西之长武，而以阶州受灾为最剧：自初十日起至十二日，南山崩，河水冲坍州城数十丈，地裂水涌，文庙及两学署皆陷没，学官家眷殁焉，环城数十里，伤人畜无算。其次则秦州：其各处地震有至十四日始定者，或吼声如雷，或黑雾自地涌起，官路通驿递有震裂至十馀丈者；重以冰雹，伤亡满地。可云奇变。陇民苦兵久矣，而天灾示警如此，可伤可惧。同时闻恩露圃、童薇砚二君由蜀使晋，阎丹初揭其骚扰驿站，且言秦、晋苦荒如此，而每日供给逾千金，侈汰尤甚。奉旨严议。吏部议以降三级留任，亦可谓枉法怙私，悍无所顾者矣，以凡议处革留，皆具文也。奉旨严议之案，而苟且应付如此，可为寒心。夏洛林来，为英儿拟一

方，服之而咳嗽胸（络）〔结〕滋甚，竟夕为之不安。

初六日。易叔辉自营田至，以无可下榻处，乃令萧子萸回家，约月底至县开设志局，再来相就。江春木枉谈，述及将以知府赴京谒选，需费三千金。乡人以军旅致富，皆忠烈公之遗也，无肯相助者。陈展堂最号多财，其出身由江达川，春木之生父也，为借二千金，亦展转推诿，久不见允。因语以新宁富家为多，可立一会局，以十人或十二人为率，人助百馀金，岁一纳还。如此则众（繁）〔擎〕易举；岁还一款，则其力亦尚可归还，不虞空缺。庶两可相安，而人亦不至有过费。斯亦计之善者，春木又不能从也。

初七日。复唐时雍、黄石珊二信，以二君枉书数月，久置不答，至是再得石珊书，因交易淑子附寄。古称神农造币，而货币之制至黄帝始备。太公九府圜法，其遗制乃略可考见，至汉而始详。《史记平准书》言：汉初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。至孝文时，更铸四铢钱，纵民得自铸。《盐铁论》曰：文帝时诏民得铸钱。而实自汉初已然，非创始文帝也。武帝时始禁铸钱，而犯者益众。其后悉禁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销毁之，输其铜三官。而民间盗铸者无所得利，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。二千年来，民间盗铸之钱与官钱互用，竟莫之能惩。桓宽所谓币数变而民滋伪，币由上则下不疑，其言诚无以易也。泰西钱法凡三品，曰金，曰银，曰铜。权其轻重，以一金钱准银钱二十，则折金钱之费者九之一，而民之盗铸金钱者鲜矣。以十二铜钱准一银钱，则铜本不逮其半，而民之盗铸银钱者亦鲜矣。国家亦准民厂铸钱，而皆为官铸，一听命于国家，而分其馀利，无有敢私铸钱者。制造之精，轮郭之整，截然齐一，私铸亦无由混入。是以泰西各国之钱通行无阻，而英、

法兩國鈔票亦普行于各國，而尤重視英國之錢幣，惟其信也。萬國公法會且以各國錢幣不一，交易往來無從取准，謀欲更制通商錢幣。通計泰西各國鑄造錢幣，又取便民而已，而國家實專其利。漢制三銖、四銖、赤仄之外，有白（品）〔金〕三品，則銀幣也。其後有金錯刀之制，則飾金為之。西洋金錢，取富民所私藏盡化而為錢幣，所謂化無用為有用者也，其制尤善，其用尤妙。因取所收泰西各國錢數十枚，各制木匣盛之，繪圖以授之木工。蓋錢幣之制，無有雜亂苦窳若中國者。自漢初令民鑄錢，制法之不善，其所由來久矣。

初八日。鄒子香過談，所言多可听者。惟無所私，則明生焉，故曰公生明。李仲云約治席相款，前日來約，則加入張力臣一名，今日復來約，又加入黃子壽一名。乃書柬後云：一口由來駕兩肩，在家作客日開筵。我思亦仿張黃例，柬末聯名或許添。數日熱甚，視初伏時有加。以書房便門當風，向為納涼之所，至是亦熱氣蒸人，不能少憩。賤軀又患腹疾，英兒咳嗽結胸，亦迄未愈，實亦天時燥熱致然也。

初九日。邑人焦運湘甲塋枉書寓貢院西街同發試館，自称听堂從侄，求事。柳南籌太初枉詩，蓋刻所為《秋夜嘆》致送各處。李仲云邀同袁予文、李次青、朱宇恬及意城會飲荒齋，所邀張力臣、黃子壽，并改充主人。詢及仲云識周樹藩否，曰：近識之。其人甚有干材，稍加閱歷，則能手也。自王夔石以屈抑士紳為義，而于士紳中有才氣陵駕一世者，又曲意周旋之，使不至為害。故所屈抑皆良善也，奸回不軌多被寬容。此風一開，遂相率以頑民能狂逞者目之為氣節。李鏡沅及磐希輩，誠為猥下之才，然固一邑巨紳也，兩見仲云不答拜，而與揭控之周樹藩周旋。然則是非曲直之公，留貽于人心者固亦無幾矣。其端自王夔石開之也。

初十日。接李筱荃六月廿九日信，始知丁雨生疏辞会办海务，以六不胜任为言，未识所言之何事。观其疏辞，知其自处有本末也。初与张力臣、张子寿论禹生会办海防必不肯轻任。力臣笑曰：禹生，功名之士也，不出何为？吾谓：禹生任此，此其生平亦无足观矣。禹生，吏才也，决不足以将兵。凡苛察之才，以将兵无不愆事者。兵者，齐众人之耳目，以受命一人者也。苛察烦碎，以饬吏事有馀，以治军旅，必无幸矣。而言海防，又辽远而无止期，亦并不知从何着手。南洋接连五省，三督四抚，相与临制，以一会办之大臣，张空拳，拥虚号，奔走周旋于七督抚之间，尤无所施其力矣，禹生质性尤非所能，以是知其决不肯出也。接筱帅信，乃始释然。欧阳星衡欧阳幕云之子、张超堂、罗麓生、邓弥之次第过谈久坐，遂尽一日之力。弥之述及武冈吏治之坏，相与怆然。

十一日。杨瑞堂自上海回，带到刘芝田、莫善徵、陈宝渠、陈臧伯、周瀛士、郑陶斋、严又陵各信。又陵论劾刚门第意气太重，天分亦不高，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。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，去事理远甚。所带人从，皆赘疣也，于使事毫无补济。因复论及陈荔秋、吴子登至伦敦，蒨里兰得见之，谓罗稷臣：中国何以令此种老迈委顿人来使绝国？稷臣曰：正取其老。中国谚曰：老马识途。蒨里兰得掉头曰：不然！不然！这老马不是（这）〔识〕途老马。稷臣亦告言：崇地山过德国，随员有见牛乳钟制造精美，纳之怀中者，相传为笑。徒贻中国羞辱而已。又陵言自有理，亦正嫌其锋芒过露，劾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，则亦不知又陵之狂，由来固已久也。任萼楼、李召甫来谈。萼楼小予一岁，须发尽白，来省乡试，相顾怆然。

十二日。姚庶侯、周定轩、丁允钦、李寄庐次第过谈。定轩

述及垣塘一局办理晋捐情形，穷凶极悖，鸡犬为之不安。罗麓山到局数日，亦无苟且，而以诃斥局绅吴佑堂，致遭控讦，非其罪也。因问委绅一人之力，能为患及此乎？曰：是皆局绅为之，其挫抑最甚。如张升德诸人，皆有夙嫌，藉捐输以窘辱之。县差所至，几如项羽之剽掠。又有羁留县署，倍其捐数，而犹苛索不止，以至倾家者。问皆委绅为之乎？曰：其为害自在县署。然县人所怨恶专在委员，为身亲其害故也。是以周树藩振臂一呼，四乡响应。然其来省讦告者，三数人而已。其果为良善被委屈者，亦皆畏事不敢出，周树藩虽招之，亦不应也。大率一二好事及积有语言嫌怨，闻省城相为讦告，云聚景从，遥相赓唱，其人数亦正不少也。

十三日。食新，率家人祀祖先。并邀庄礼卿、左橘云、荃芝与易淑子、周浥藻、易叔辉、杨瑞堂会饮。彭雪芹宫保枉过，原告家人不得辞，而竟已辞之。宫保又遣人来约明午一过，因函邀其早至一饭，家常蔬食，无所费也。雪芹以受人一饭为大戒，来往省城，无能一供食者，想见其所至必引身自远也。晚次，顾鉴吾偕经笙枉过。

十四日。彭雪芹宫保见贻梅花两株，枉过久谈。自诵其初从出征和孙朗青有句云：但愿虎狼由我灭，不妨牛马任人呼。纵横倜傥，神情一如往日。云丙子冬忽患手足麻木，几成偏废矣。时在浙江，寓居西湖，有传九制（蓀莖）〔蓀荳〕草者，出高邮州之状元洲，日服二钱，可以治偏枯。其味苦，不能食，乃以酒浸之，每夜服一二钟，数月而手足运动如故。何小宋告言：虾能缩筋，凡患手足麻木，宜戒虾。故至今不食虾也。又言李与吾赴厦门办理海防，于事无益，而于情势尤为乖忤。朝廷但知与吾熟悉水师情形，不知福建提督彭楚汉亦由水师起家，令其办理厦门海防，

事权始能归一。已由南洋大臣会同沿江督抚具奏，留李与吾长江，而举彭楚汉承办厦门海防，亦发议自雪芹。情事实应如此，苟明其理，行事自合机宜，政府诸公所不知也。

十五日。中元。率家人奉祀祖先。兼邀任西堂、朱炳垣、李寄庐、罗小垣、盛耀堂、胡幼森、王旭初小酌。意城述及王西台之言：李镜沅充文庙董事，马公坝杨姓籍产，仍其子孙承佃，镜沅夺而授之熊姓。有李某者从中调处，仲云从昆弟行也。镜沅怒而收系之县廷两月。仲云以书求援情释之，镜沅拒不允。以是构怨颇深。镜沅自有取祸之道，良不足惜；而于此关系县城大局，人心风俗，恐致猖獗不可收拾。镜沅之貽累，与仲云一切之不及深求，皆非偶然也。寅伯侄由栗思塘至省。

十六日。接周杏庄信，并寄示新刊周寿珊《汾湖草堂诗草》，有沈幼丹、杨铁佣二序。铁佣名希闵，新城人，掌教台湾海东书院，以经学著闻。其意欲并得我一序也。发寄李筱荃制军、潘小农、俞竹君、陈俪秋、叶顾之、严又陵、黄泳清共七信。潘小农、俞竹君二信以托之李次青，觅便附寄。是日为先太夫人忌辰，蔬食上供，谢免宾客，而女客坌集，欲一清检赴县行李亦不能也。

十七日。大雨。本定今日雇船，一二日即可赴县，而易淑子告言：省城谣言四兴，谓我尽室避居县城，虑科场士子之有责言也。又谓日前遣杨瑞堂赴上海料检事务，为与洋人约缓，以避科场士子之锋。盖犹周树藩函约洋人一语之馀波也。诗曰：民之讹言，宁莫之惩。讹言之兴，乱亡之征也。方今天下讹言汹汹，尤以京师为最剧。士大夫有势力者愈多，则讹言之传愈炽。吾楚省城一隅之地，不逮京师远矣，而讹言乃更（更）〔甚〕于京师，则犹长沙风俗人心尤坏于京师故也。追溯其源，一二士大夫相为夸张，以成风俗，其所由来渐矣。而犹踵事相仍，略无省悟。每思

及此，恐吾楚乱亡之机，动而不可止也。能无慨然。晚邀李次青、邓弥之、张超堂、周定轩、易兰生、曾介石、欧阳星衡、李黻生小酌。次青以斋辞，介石以疾辞，至者六人。

十八日。张芝生自湖北回。罗柢敷、陈国卿并来见。询及柢敷：研生精神意趣尚如旧，而年力亦稍衰矣，今岁亦颇患病，所著《禹贡》、《周易》二书，均只及半，而《禹贡》自初相见京师，即已研讨有年，积五十余年之力，当早成书，不应迁延至今。属令转告，务及衰年精力尚有可用，及早纂成之。周易则姑从缓。本朝经学，旷越前代，独于《周易》一书，无能有所发明，以自汉以来传《易》者皆术数小学，本朝专主虞氏《易》，所明消息之说与错综取象之义，曾何当于《易》之高深哉。君子于此，辍而不事焉可也。《禹贡》，舆地徵实之学。言汉学者以徵实为义，《周易》广大，非所及也。

十九日。喜田偕箴士、玉庵过谈。询之玉庵：兄弟四人，各得租二十馀石而已，次日璧庵，又次理庵，又次雨庵，惟雨庵未婚，随母以居。箴士言：衡唐叔谋挈其次子子惠乡试，以事羁延，尚未知果能来否。周氏昆季橘生、杏庄、继垣：存者三人。杏庄、继垣并已来省，前书盖自省发也。晚次，俞竹君、馀苹皋、杨子介、钟景堂、彭博山次第过谈。苹皋又为《寰宇路程记》百二十卷，汇集诸家著述，凡山水郡县有考证者详载之，推及政教典礼，稍有关系，皆汇附于各处路程之后。盖亦煌煌大文也，然亦嫌其收采太杂，于体例未能详审云。

二十日。刘伯固、李石仙过谈。询及李舜卿《夜谈随录》一书，历年未能付刊，且属令存钞本省城，当为筹刻。所录皆欧阳硃东先生遗言，论诗者十之八，卷帙亦无多也。石仙馆刘岷庄制军幕中。邹叔绩外侄艾端甫，年已四十馀矣，名章黼，于邹氏学

问源流尚有考证，读书多而能虚心求益。新化学问甲于吾楚，渊源为有自也。

廿一日。接子淮信，并附寄彭勺庭一信。长沙袁克卿^{锡龄}家信，言西疆又有小却，官兵退至二千馀里。审尔，则乌鲁木齐亦危哉。左季高骄汰日甚，生平识量本有未足，近益庞然自大，志且荒矣。凌问樵上言西疆设立行省万不宜，大触左怒，撤去所办抚恤地方之半，又加委一人与凌问樵会办，不准专衔上禀。问樵向称谨慎，此举差强人意。左之刚愎拒谏，于此略见一斑。以天道论之，甚忧其不能终也。西疆行省，乾隆时尚可办理，当时亦审知回民易动而难驯也，务为宽简以抚御之。所置各城，惟设办事大臣及领队、帮办、参赞等官，而节制以将军，分任以都统。凡天山南北两路，北路屯田二十三万八千六百馀亩，南路屯田四万九千四百馀亩，岁交粮米十四万三千馀石，是为官田。馀地皆听民自占。惟于巴里坤建立镇西府，今改为镇西厅。乌鲁木齐建立迪化州，置道员兼辖之。简法轻徭，与为休息。圣人经远之大略，于此故有深见。今西疆大乱三十馀年，千里萧条，无复民居。雅谷刊馀党潜伏浩罕旧地，倚附俄罗斯，时虞蠢动。俄人又据有伊犁，环伺其外，乘衅邀利。乃欲收孑遗之民，责以科徭，籍荒芜之土，定为税则。不顾民力之不堪，亦不自量其力之不足。甚哉左生之（悸）〔悖〕也。夫且不足经常以应变，遑问其他哉！

廿二日。雨，凉。接高橘生、周昌辅及子淮三信。张力臣、张芝生过谈。芝生以小差回南，欲乞一信抵李筱荃制军，而不知于事非宜也。谢病家居，专为人乞恩泽，亦甚非鄙志之所存。乡人相纠无已，疏远者诽谤，亲习者营求，吾且奈之何哉！周履清、顾子良及兰生晚过。履清为子佩之子，询其家方，乡里旧有田屋皆已出售。子佩夫妇生平都不善理家事，安坐侈用，不顾其后，

宜有然也。子淮需次江西，未及两月，而三书求托之李捷峰中丞，营谋一差，竟若不可终日者，且引捷峰丙子举人，谋附之年谊之末。在彼小官，营求何所不至，而欲使我委己以从之，乃真为不达事理矣。

廿三日。接杜鹤田书，及上海文报局递到黎莼斋书，述及勒塞布斯拟开南北美利加中间小脊，以通地球周环海道，设立公会，凡分五款：一、估计船只货物多少；二、讨论各国通商事宜；三、考求风潮沙线、行船道路、船只样式、修河器具；四、究论开河度支、修理经费；五、估计利息。莼斋亦与此会，而列入第二款内。其第二款会首，则美人名拉当阿勒必登也，曾充商会地理会长。其开河道，先勘有七处，六处在科仑比，一处是（瓦）〔尼〕加尔拉瓜。公会所议，注意在科仑比之巴纳马及（瓦）〔尼〕加尔拉瓜二处。巴纳马东南海面齐平，而难处在开山洞约十里。（瓦）〔尼〕加尔拉瓜中就一湖，稍省人力，而海面低下，东南须设闸二十一所，众皆以为不便。鸠集股分，每股五百法郎。黄子寿、熊秀峰过谈。熊君任湘阴县学，奉委选科场者也。

廿四日。阅《申报》，始知林海岩已病故。同时又由夏芝岑致送夏小涛讣文。台湾瘴疠之气，无得免者，亦一奇也。江督沈幼丹具奏台北知府林达泉、庐州知府李炳涛遗爱事实，宣付史馆，以海崖曾任江苏知县故也。亦使鄙怀为之凄恻。洋人郭师敦勘明湖北矿产。大冶、武昌二县铁矿，开采应用可至百年。大冶之铁山铁门坎，距黄石港约十馀里。武昌自樊口至县，距江尤近。湖北矿务其将兴乎？此足以为始基矣。朱炳垣托荐刘竹亭馆，得其回信：彭子谦孝廉现丁忧不赴会试，其（小）〔西〕席已定陶子谦先生。明知其无益，徒以周旋人情，无因而烦费笔墨，以取人讥，甚无谓也。

廿五日。晴。积雨四日，拟遣人收租而未能也，是日分遣杨瑞堂、李祥恺两路收纳。接周少如信。少如名岷源，益阳人，曾为其父求墓铭，积数年矣，至是复缄催，由胡覲浦递到。又接陈渭滨信，以固关营参将一缺求托之合肥伯相，而不知其无益也，徒使我失言而已。萧子纯、魏伯勤、李伯伦、樊延龄及文思次第过谈。延龄指数李镜浯及磐溪事迹，两人者，亦实无以自解也。

廿六日。接杨性农信，并寄《古文正的》一部。又接成子中及达珊二信。寄复周昌辅一信。《古文正的》五卷，起顾炎武，终姚谿。吾楚如王船山、陈沧州、陶云汀、贺耦耕、周半帆、孙芝房皆不与，而末附生存者二人，则孙琴西及性农各得一卷。邀钟景唐、樊延龄、罗柢敷及喜田、席山、子惠、箴士、芋庵、寅伯午酌。寅伯以病不至。是夕接总署咨回六月十七日请开缺一折，奉到七月初十日上谕：准其开缺调理。幸如所请，沈经笙之力也。

廿七日。兰士回县，便寄吴晴研一信。县人有递函求助者，一名易鼎璜，呈诗一首；一名易棣楼，呈信一函。疑必一人也，分投两函，以求多助。人心变幻，随在皆然也。黄用侯、蓝桑山、罗小垣次第来见。用侯言在湖南数十年，所伺候巡抚，始终惟骆文忠公、恽次山，实能尽心民事，遇事求实际，不为虚应，惩治盗贼匪类尤力。王夔石聪明肆应，然大率粉饰而已，尤恶闻盗，是以近年惩办盗贼至不敢具禀上闻。吾谓骆、恽二公，百姓至今感之，而官场颇多刺讥。能知二公之贤者，必良吏也。相与怃然。

廿八日。朱宇恬、张力臣、张超堂、殷少乔、周陶溪、樊延龄次第过谈。朱肯甫学使咨提盐务馀款修复校经堂，为李仲经所持，数月不能定议。李仲经因谋使思贤讲舍一款应付朱肯甫，力臣枉商。吾以思贤讲舍发之自我，无中废之理。力臣具稿，会同文正祠董事咨复李仲经。朱肯甫所提，仲经无词以自辨也。予谋

别立书院，讲求征实致用之学，愧绵力不足及之，赖有朱肯甫倡其议，竭力谋成所志，以求有益乡里，为陶成人才之资。不独朱肯甫为可感，即张力臣始（经）〔终〕经营，赞成此议，为功固非浅也。是日诸人并闻吾开缺之信，枉临过贺。以去官为贺，亦足见鄙心之所存矣。李兰生乃以吾一参岑彦卿为热中，昏谬如此，以当枢密重任，欲无危乱得乎？默思彭雪芹、阎丹初、丁雨生及鄙人，性情心术略同，踪迹亦略同。才分声名相距悬绝，道固同也。当主议绘为光绪四老图，以传示后人，知此四人者之用心也。

廿九日。新化袁仲通家泰以所著《学庸心解》来见，黄海岩为之序，引程子门人黎立武撰《大学发微》及《本旨》各卷，学本郭雍，立论多与朱子异。元景星撰《中庸辑说启蒙》，与朱子亦无出入。至国朝李文贞撰《大学古本说》、《中庸章段》及《馀论》各卷，大旨虽与朱子同，而其说不尽从《章句》。此外如宋袁甫之《中庸讲义》、金履祥之《大学疏义》，明赵南星之《学庸正说》，皆见于《四库全书》，其中亦少创解。仲通此书，一依朱子《章句》疏释之，其释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云：物者，知意身心家国天下是也。事者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也。可谓独得真解。而释格物字，又引而归之五伦，则亦终无归宿矣。《中庸》释蒲卢：蜾蠃，用古注。释其次致曲云：曲，心曲也。未确。释三重云：德、位、徵。惟此与释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为独得其解。而于两书大体，固亦未能曙然也。邓弥之过谈，以其继母陈太夫人寿文见托，翼之太守绵之养母也。由蒋通判联庭处递到周筱棠太夫人诂函，乃知顺天府尹遗缺已补梁檀浦，由周筱棠丁太夫人艰故也。

八月

八月初一日壬寅。黄子寿、彭葆初、颜鯁臣、罗筱垣、胡幼森、樊延龄、杨景皋、钟景唐及衡唐叔及席山次第过谈。接欧阳季临、朱炳垣二信。彭葆初送其尊人筱航观察《古香山馆存稿》凡五部。问何以致送如此之多，曰：集序及墓铭皆刊列，故以为报。启视则七八年所为文，已不复能记忆也，亦无存稿。因念生平所为诗稿有存者，然皆在丁巳年以前，距今二十三年矣。壬戌赴苏松粮道任，悉六年中所为诗文并以前文稿，纳之一箱中，以授意臣。比丙寅年回家，已为子敬侄检洗无存。于是六年之诗、二十馀年之文，遂无一稿完者。嗣是以治经为事，几废诗文之业，尤不乐自清检。故每见所为文，疑若伪托者，及读其文，恍然知为己作也，而亦往往自觉其工力非今时所及。然则吾学之有退无进，亦略可知矣。欧阳公所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。勤而后工，不勤则宜日退也。筱垣相劝刊存出使以后所治官书，并语及出使山东，谋刻所著公牍，未及为之，而已遗佚，引以为证。吾谓向之谋刻山东公牍，与今日之刻出使疏论数通，皆非敢自存其文，亦非敢以经理宣示之人。徒积郁愤之气，稍一发泄之。管子所谓物至则应，过则舍矣。亦无所庸其顾惜也。

初二日。衡唐叔带到吴莱庭一信，并见貽安乡潘经峰相全集一部，安福邓涪阳尚惠《周易详说》一部；并澧州经师也。潘经峰所著经学八种，曰《周易尊翼》五（传）〔卷〕，曰《尚书可解辑粹》二卷，曰《毛诗古音参义》五卷，曰《春秋应举辑要》十二卷，曰《春秋比事参义》一卷，曰《春秋尊孟》一卷，曰《周礼撮要》三卷，曰《礼记厘编》十卷。此外曰《吾学录》五卷，曰

《事友录》五卷，曰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四卷，曰《簪文书屋集略》八卷，则其诗文集也。曰《约六斋制义》四卷。都为六十五卷。又其子若亭^{承焯}所编《俎豆集》二十九卷。其诗文集序则其兄榕堂^{汝城}所撰也。榕堂以广东知县，历官福建、山东，至守南安府。经峰以山东知县，至云南昆阳州。若亭亦官广东镇平县。宦迹、学问，于安乡亦巨族也。尹和伯、刘伯固、曾介石、庄翰堂、杨子介、朱炳垣过谈。翰堂催取《湘阴志》书，始知黄石珊经手开送，竟将人物、艺文二门延未开交，则是有意延误也。

初三日。黄子寿过谈。易茂苏、易淑子随至，曾枉送鱼子兰、茉莉花，攸县产也。仆人竟不以告闻。叔辉言及，始知之。至是赴攸县，匆匆一过。盖己酉年始见而知其人，嗣是意城主办厘课，荐与攸县一馆，距今二十年矣，相顾各惊衰老。旋过衡唐叔一谈，始闻笙陔叔已辞岳州厘销局回省，意城实代为筹，颇出意外。意城于此等机势，盖亦全无考察也。与衡叔谈洋务极畅。衡唐于《瀛寰志略》讨论至深，京师士大夫无能及者。其言以为居今之时，洋务确是一大政，不能不一探讨。士大夫能为此语，尚无其人，是以人才至今日无复可言，不直一笑也。

初四日。致朱肯甫信，为刘伯固诸人求录送科举凡二十六人之多，而湘潭附贡傅荫南^{承霖}为予门人，年七十矣，长沙冯茂才丙章，则姻亲也，偏遗其名，久乃检得之。岂此区区亦有数耶？即吾精神之衰惫亦可知也。衡唐叔旋送二名：一附生李维翰，一监生唐煊塋，因已具送，不复接允。芋安亦言武陵监生毛凤鸣。秉文、经笙均自县至。意城见示於桐轩悬牌示，知积谷存款捐充乐舞局经费，以府学（舞乐）〔乐舞〕局原有告捐之举也。桐轩重至，昏谬殊甚，其意且以为悬示可以压伏一切也。意城谋欲告知颜鯁臣阻遏之，使桐轩能受此言，亦不至此昏谬也。十馀年来王夔石败坏